

## 法的文字

*Pūjako labhate pūjam, vandako paṭivandanam;  
Yaso kittiñca pappoti, yo mittānam na dūbhati.*

—*Khuddaka Nikaya, Jataka Pali-2, 538, Mugapakkajataka 1/17.*

**尊重他人者受人尊重；尊敬他人者受人尊敬；他达到声望及名誉— 是一个不出卖朋友的人。**

-- 自己的身体，本生经巴利文- 第二章，538页，木嘎巴哈本生经 1/17

## 葛印卡老师自传节录

内观通讯定期摘录了可敬的葛印卡老师的自传，这些自传让我们瞥见他在建立正法上的奋斗与胜利，以及他与老师乌巴庆长者之间深厚的感情。 - (编者)

### 应用正法

只有当它成为生活的一部份时，正法才是正法。它应成为我们日常互动和行为的一部份。如果它变得机械化，变成纯粹的仪式，那么它就不会带来成果。可敬的乌巴庆长者着重强调：须时时保持平等心，无论生活中经历着的是盛衰起伏，或是顺境逆境。这就是他的教导对我的心产生如此强大影响的原因。

当我所有的企业在转眼间被国有化并落入政府手中时，唯有借着内观的修持才有可能保持一颗平等、平衡而平静的心。我的老师很乐见于此。

一天，他问道“在你每日的静坐之后，你有没有分享你的功德，你是否花些时间来练习慈心？”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进一步问道“你与谁分享你的功德呢？”我回答“我的长辈们，以及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我在正法中成长的人，其中还包括那些将我企业国有化的政府官员及部长们，他们给了我正法中成熟的黄金机会。然后我就与众生分享我的功德。”这也让他很高兴。我接着告诉他，我对政府或负责国有化的官员没有任何负面情绪。这个部长内阁的成员中也有我的朋友。他们表示，政府此举并非对特定的商业组织怀有恶意，而是出于让整个国家受益的目的。当他们的内心没有敌意时，我应该怀有敌意吗？说实话，我对他们心中只有善意。

我很感激他们让我摆脱了深陷于经营企业的所有责任。现在我有充足的时间专心致志于正法的实修与法义的研究，否则这是不可能的。我的老师听到这里，即说“善哉！善哉！善哉！”并鼓励我，如我一直在做的那样，持续给予他们慈心。我就继续照常给予着慈心，并将持续这样做下去。这样做，使我真的非常快乐。

### 如果根本本身有问题

我的老师乌巴庆长者对于广传的预言深信，即：在如来大般涅槃两千五百年后，内观将再次从它的发源地升起并广传到世界各地，为大众带来巨大的利益。他常说“内观的时钟已经敲响了。现在时候到了，它将从缅甸广传到全世界。”他具有强大的正法愿力：要成为正法使者，前往印度参与这重要、神圣且无量的正法使命；去那里亲自带领内观课程。他期盼着在那片土地上建立起内观，好让受苦大众找到救助，向他们展示最终解脱的善道。

他经常重复地说道“缅甸亏欠印度一笔巨额债务，而今偿还的时候到了。我们从印度领受了如此无价的正法珍宝，而那里却遗失了它。印度亟需要它。许多多生多世累积了丰沛波罗蜜的人已经在那块土地出生了。这样的人会很容易且快乐的接受这正法，内观这块珍宝。”

因无法实现他热切的愿望，他感到无助。他无法到印度去实践这个神圣的任务，因为在当时对于缅甸公民来说，要获得一本旅行护照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此时，马德拉斯摩诃菩提协会的首席比丘从印度寄来一封邀请函，希望老师能带领一些相关人员到印度举办一期内观课程。老师很开心，心想实现他长久以来的心愿的时候到了。他提出护照申请，请求到印度为法服务。

这使得承办的官员陷入两难，他非常尊敬 乌巴庆长者但同时他也无能为力。按照法规，除非是要永久离开缅甸的人或是需要出国工作的人才能取得缅甸护照。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帮长者办理护照呢？他请一位曾是长者学生的高阶主管带来一个讯息，建议长者可以向他在国外的学生要求一份就业的聘书，以符合政府的标准程序。如此，他立即就能给长者一本护照。他解释这只是形式，即便政府官员也知道老师并非为了工作前去印度。

如果长者接受这个提议，那么他到印度弘法的梦想就能轻易实现了。他能够亲自偿还缅甸积欠印度的债务，提供如此殊胜的正法妙药给世界上正在受苦的大众。但这样做存有道德的问题，而他绝不会因此而妥协。他常说最高和最好的目标不能通过有瑕疵的方法来实现，因为它不会导致成功。方法应如闪闪发光的纯净目标一样洁净无染，这才是清静之法。

于是他断然拒绝了那个提议，即便伪造一封就业聘书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教导正法如何能建立在谎言的根基上呢？即便看着他长久以来深藏在内心的梦想化为乌有，他愿意接受，也不愿撒一个小谎。谎言就是谎言，无论理由多么的崇高。乌巴庆长者绝不愿在谎言的基础上前往教导法。

---

## 他的支持永远相伴

我的老师 乌巴庆长者，多年来一直在训练我教导内观，虽然我对此一无所知。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协助他与印度学员之间的翻译，因为他说缅甸语。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他一直为我未来的责任在做准备。

他带我去缅甸北部的曼德勒及梅妙城市开办内观课程。在那些地方，充盈着正法波动、能给人们注入正法能量的中心，并不存在。他带我去这些地方，就好像是为了我日后到印度遇到各种情况做着准备，就如同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我必须在临时场所如学校、养老院、旅馆内举办内观课程，完全没有正法的波动的地方。

第一个在缅甸北部举办的内观课程在曼德勒，所有的学员都是讲印地语的印度人。有一天，他突然要我用地语做出当晚的开示。如今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这也是他在为我未来的责任做准备的方式之一。虽然我有许多公开演讲的经验，要给予一篇法的开示还是让我犹豫不安，尤其是在我的老师面前。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照他吩咐的做了。

过了一阵子，在仰光的中心举办了一期内观课程，只有三名学员参加，他们都说印地语。到了要教导观息法的时候，我如常的和老师一起到了位于中央的关房。他初步的礼佛结束后，竟然告诉我要由我来带领他们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及教导观息法。这突如其来的指示让我吃了一惊。看见我有些担心，他要我放心，说道“别害怕，有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克服了犹豫之后，我在老师面前给予了正法的方法指导。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如此严肃而巨大的责任。我的老师很高兴而且满意。

第四天是内观日，我隐约觉得老师可能会要我传授内观方法指导。不过，他要我传授内观法后，他就回房休息了，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想，我如何能在老师不在的情况下传授内观法呢？但也许这就是他想要教导我的。他在离开时，坚定地跟我说“我不在这儿又怎么样呢？我的慈悲及正法的波动仍然会给予帮助及保护。”他令人安心的话语给了我鼓励及力量，我第一次独立传授内观法给那三位学员。

“从头移到脚”的指导还不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位学员突然剧烈地颤抖了起来，而且愈来愈强烈。我一时慌了。我该怎么办？我想要呼唤老师，但这会干扰内观传法的氛围。我坐在那里犹豫了片刻，然后我想起了老师说的话、他充满慈悲的笑脸、及当下四面八方正法的波动。我得到了力量；明白了我没有必要呼唤他，因在这些正法波动中他与我同在。我的心变得平静而镇定，然后我以平静而平衡的心向那位学员散发慈心。几分钟之后，他平静了下来，颤抖停止了。第一次由我传授的内观指导很成功。对此我的老师非常的高兴。

从那时候起，无论我在哪里举办内观课程，我都从四周弥漫着的慈悲中，感受到他的存在。我知道我只是他的代表，只是通过为他履行誓言来服务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为各地受苦的众生提供正法服务。工作是他一个人的，法的力量也是他的。

正法之子，  
S.N.葛印卡

## 乌巴庆长者书信节选

“在印度，你承担了深切且无与伦比的服务。在做这项工作时，你只是在代表我。因此我有责任确保，你的努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功，以提供清净的正法给那些需要它的人。你的成功之中有我的成功...” 1969年10月10日

---

“每次静坐后，大量地给予慈心给你的学员及所有的众生...” 1969年12月10日

“正如佛陀必须努力克服对立的能量一样，你也必须这么做。”

---

“贡献慈心给所有众生特别是禅修者，持续专注在你的工作上。要有信心，成功会属于你...”

---

“从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转变来看，很明显有一天，所有具足丰富波罗蜜的人都将来法轮的庇护下...” 1970年1月27日

“在阿育王帝国日落之后，佛法在中部邦（巴勒特）慢慢瓦解。在将近2000年之后，你是第一个在那里唤醒内观的人。它带来正面而实际的成果。看到这，我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我们承担了一项巨大的工作来报答佛陀...” 1970年8月28日

---

“为那些希望长期禅修的人提供一个合适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它很小，让它成为你教导正法的中心...” 1970年9月19日

---

## 乌巴庆长者写给

### 葛印卡老师的弟弟高里山卡尔的信

“看到你的兄弟S.N.葛印卡在巴拉特（印度）传授清净的法进行的这么好，我感到很高兴也很兴奋。我真希望我也能在那里跟他共度余生，那儿的土地是如此肥沃，适合纯正的法...” 1970年6月19日

注记：在可敬的乌巴庆长者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前两天，他告诉身边亲近的人“我已决定永远离开缅甸，去和葛印卡住在一起。”

而这正是他所做的。可敬的乌巴庆老师继续和葛印卡住在一起。所有的课程都在他的慈心及充满祝福的保护下滋养着，并茁壮成长，将来也会这样持续下去。(S.N.G.)

印地语“内观”杂志（通讯）刊登于1991年10月15日，第二十一卷，编号四

---

## 涅槃观点之革命（节录）

“愿那些精进修行的人，能接收到佛陀的法界、菩提界或开悟界及涅槃界的波动（Dhammadhātu, Bodhidhātu, and Nibbānadhātu），并被它们所围绕。”

愿他们以已建立的戒、定、慧彻底消灭造成轮回的恶业，即贪爱、慢心和邪见(taṇhā, māna, and micchā-ditṭhi)，并迅速而直接地证得完全灭除杂染（sa-upādisesa nibbana 有余涅槃），超越复合事物的本质（saṅkhāra dhamma 行法）。

愿他们以他们所收到的灿烂的涅槃光芒，在宇宙中传递和平与安宁。”

— 法轮日，满月，1950年7月，乌巴庆长者的开示“内观的时钟已经敲响”第196-197页 内观研究所